

军史发现

70年前,为解放新疆和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第1兵团第2军第5师第15团官兵——

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张虎 许必成 范进军

军史

沧桑岁月里的那道彩虹

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该沙漠位于新疆南疆的塔里木盆地中心,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面积达33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荒凉和美丽之中蕴含着无处不在的威胁:沙漠属于干燥气候带,昼夜温差大,夏季酷热,温度最高可达60摄氏度;冬季严寒,温度最低可达零下30摄氏度。雨量极少,平均年降水不超过100毫米,最低只有四五毫米,而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500-3400毫米;沙漠风多而大,特别是风口地带,狂风到来,飞沙走石。

1949年9月底,新疆和平解放,但是在和田地区仍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试图叛乱,上级命令刚刚到达阿克苏的解放军第1野战军第1兵团第2军第5师第15团尽快进入和田解放人民。时间紧急,部队选择史无前例的行军——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12月5日,第15团的1580名官兵,奉命从阿克苏出发南行,历经15个昼夜的艰苦行程,用双脚征服了被西方探险家称作“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滚滚黄沙之中走出了一条胜利之路,为和田解放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当时,摆在第15团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沿公路经喀什、莎车到和田;另一条是过巴楚,顺叶尔羌河到莎车,再转走和田;第三条道路则是沿着和田河,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直冲和田。大队没有汽车,只能徒步行军。走前两条路,都是通衢大道,沿途有人有水,行军自然方便,但是要绕五六百里路,多走五六天。走第三条路,意味着第15团的官兵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间穿行,一场沙尘暴随时可能埋没整支队伍。而部队这么多人步行通过它,从古至今还是头一次。

时间,时间,最要紧的就是时间!为了争取时间,早日粉碎敌人的阴谋,解放和田人民,部队大胆做出前人都不敢想的决定:选择第三条道路——直线前进,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同时决定,由团长蒋玉和、政治处主任刘月率领一支小分队乘车沿公路先行到和田开展工作。

和田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是古“丝绸之路”南路必经之地,内连阿克苏、喀什地区,外与印度、巴基斯坦接壤。解放前,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压榨剥削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人民生活困苦万分,是天山以南最闭塞的穷乡僻壤。纵然茫茫大漠,滚滚流沙,随时可能吞噬人们的生命,但一想到要去解放水深火热之中的和田人民,解放军官兵都斗志昂扬,二营机枪连战士郭光贵表示:“哪怕两条腿杆子走断了,我爬也要爬到和田去!”

部队要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消息传出后,阿克苏地区的各族人民不遗余力地支援部队。各族群众给部队准备了许多大米、白面和马料以及100多顶帐篷、300多峰骆驼和200多匹马、驴。有经验的老猎人和商販,也都争相报名要给部队当向导。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援和鼓励,极大激发了第15团官兵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必胜信心。

12月5日清晨,天气晴朗,一轮红日刚爬过高高的白杨树梢,广场上、街道旁,成千上万的各族群众敲锣打鼓,跳着舞、唱着歌,欢送部队出征。一声军号响起,第15团官兵雄赳赳气昂昂,以无比高昂的革命英雄气概高喊着“穿过大戈壁,长征见高低”的口号开进了茫茫大漠。

在沙漠中行军,许多困难都是难以想象的。

官兵们全副武装,每个人都背负着1支枪、1把刺刀、40

发子弹、4颗手榴弹,还有几斤干粮,一个行李卷。机枪连官兵的负重就更多了,在平地上走路都很吃力,何况是在沙地急行军,有些地方流沙没过脚脖子,简直是走两步退一步,几里路下来,浑身大汗。

一旦夜晚宿营,又奇寒无比,汗水霎时化作了薄冰,冻得人瑟瑟发抖。加之夜晚宿营帐篷不够,为了和严寒作斗争,官兵就创造了一些新办法:用柴火把沙地烧热,然后灭掉火,扒去炭灰一俚,就是一夜。还有一种办法是,在中间架起一堆火,由哨兵负责加柴,大家便一个挨着一个躺在火堆四周休息。

沙漠行军最容易坏鞋子,加之当时胶底鞋做得不结实,穿不了几天就大开口,有些战士索性忍痛光着脚走过了大沙漠。

迷路,是最常见的。在这茫茫大沙漠里,既没有道路,又分不出东南西北,稍不小心就会丢失人马。特别是夜间行军,弄不好就会把部队带错方向,遇到危险。团里就想了一个办法:由走在前面的侦察连负责点燃篝火,隔一段一堆,队伍便朝着篝火的火光行进。

进入沙漠后,越深入,越难走。和田河是条季节性河,夏天有水,冬天就成了干河,只有一些低洼处还残存一些水,也都结成了冰。部队沿着和田河进军,全靠低洼处残存的冰块解决吃水问题,常常只能喝苦水,有时根本找不到水。部队行军走了7天的时候,一直缺水,已经是两天没有喝上水了。第8天,部队凌晨3点多钟就出发了,到下午还是没有找到水。部队一直在抵抗口渴中前进,官兵一个个嘴唇干裂。下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有些战士身上奇怪地长出了一些小红点,还有几个战士因缺水已经开始虚脱,只能用担架抬着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死水潭,尝了一口,是腥臭的苦水,只能继续找。直到天快黑时,才终于找到可饮用的淡水,官兵高兴得在沙漠上蹦了起来,相互拥抱着在一起。这一天,部队在沙漠里竟走出了180多里。

沙漠中行军最可怕的就是风暴。部队行军的第10天上午,天空便开始弥漫着沙尘,风扬起沙粒吹打在脸上隐隐作痛,只有戴上防风镜才能勉强地往前挪动。不一会儿便狂风大作,顿时黄沙滚滚,遮天蔽日,睁不开眼,站不稳脚,辨不清方向。骆驼卧地发出了恐惧的哀吼,不少马驴被狂风卷走,战士们手挽手以免被风刮走。风速在逐渐加大,官兵只能背朝风向原地蹲下。不知过了多久,风小了,太阳出来了,蹲立在沙海中的官兵像一座座沙雕。

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全团官兵团结一致,互相帮助。黄沙蔽日,无路可循,他们就借着指南针的指引摸索着向前走;喉咙冒火,没水解渴,他们就含上一



1949年12月5日,第15团官兵开始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军和田。

资料照片

柴,为战士的水壶添水,帮助战士把穿破的鞋子补好……就在部队遭遇大风暴的这一天清晨,李明还依然忍痛跟队行军,后来风沙越来越大,他的胃痛得越来越厉害,没过多久腰就直不起来了。很快,虚弱的他被漫漫黄沙埋没,再也没有起来……

蒋玉和与刘月所率领的先遣分队,经过4天的乘车行军,于12月6日到达和田。一些反动分子表面上拥护起义、欢迎解放军,暗地里则刺探我方情况,企图对先遣队下毒手,以实现他们叛乱、割据的目的。果然,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一名群众悄悄跑来向先遣队报告了敌人的阴谋。蒋玉和与刘月当即决定派人给大队送信联系,同时机智地与反动分子展开周旋。

当时,大队连续跋涉了12天,已经走出了沙漠的中心地带,到了一个叫阔什拉什(肖尔库勒)的村子,这里也有人家,大家都很高兴,原想可以在这里休整一天。就在大家准备吃饭的时候,接到了团长蒋玉和送来的信。得知情况紧急,官兵来不及吃饭,就着手继续向和田进军。

团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群众支援部队的马匹集中起来,组织一个骑兵队,由参谋高焕昌率领,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和田,粉碎敌人的阴谋。当骑兵队12月19日晚接近和田城后,高焕昌参谋带领骑兵队,绕城跑了好几圈,制造声势,迷惑震慑敌人。

同时,大队为了增援和田,不顾长途行军的辛苦和劳累连夜开拔,两天时间强行军400多里。

12月20日,大队抵达距离和田不到20公里的英艾日克。根据上级命令,大队原地休整待命,观察和田动静。如果敌人胆敢进行暴乱,火速进入和田坚决回击。

第15团官兵用昂扬的斗志,同风暴、流沙、干渴、严寒拼搏,历经千难万苦,连续15个昼夜在沙漠行军1500多里,终于到达和田。

12月22日,部队举行了威武雄壮的人城式。这一天,古老的和田城沸腾了,两万多名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热烈欢迎第15团官兵浩浩荡荡开进和田古城。12月25日,在和田城边的大广场上,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和田庆祝大会。从此,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部的这一片沙漠绿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为了表彰第15团进军和田的胜利,12月25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政治委员习仲勋特向第15团发来褒奖电报。电报称:“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特向我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

而后,这支部队执行上级首长的命令,迅速派出一个连队开往祖国边防线,从国民党军手中接过了喀喇昆仑山边卡的保卫任务。接着,又抽调出100多名干部参加地方工作,改造反动政权,建立地方党组织和新的人民政府。1954年,新疆成立生产建设兵团,这支英雄部队的千余名官兵就地转业,在亘古荒原中建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14师第47团,开始了边疆生产建设。

中尉军衔,其余全部授予少尉军衔。机械班于1939年冬毕业,飞行班于1942年4月毕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第一批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师。

对“新兵营”航空队的成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十分满意。1939年9月和1940年2月,他两次去苏联疗伤,经迪化看望“新兵营”时,曾鼓励大家:“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人员,是种子,是骨干,学不好可不行。”同时表扬道:“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

“新兵营”学员学成后,分几批先后回到了延安。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支“新兵营”队伍中,还走出了28名开国将军。

军史珍闻

发掘,历史深处的精彩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曾办过抗日军政大学等院校,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其中有一所军校,现代化程度最高,培养了一批航空、摩托、装甲、炮兵、骑兵和机要等方面的人才,却鲜为人知。这就是1937年5月,由陈云、滕代远在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主办的西路军入疆部队“新兵营”。

就地施训

为援救红军西路军,中共中央派出在苏联的陈云、滕代远、冯铨、段子俊、李春田五人组成一个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前往新疆援救西路军左支队,1937年4月23日到达迪化。这时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奉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同意援救西路军。陈云与盛世才商妥了接应西路军的具体事宜。“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陈云、滕代远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率车队到达星星峡,与西路军左支队会合。西路军左支队入疆后整编为总队(后称总支队),对外改称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

西路军入疆部队“新兵营”传奇

刘波

如何安排“新兵营”的出路?这是陈云考虑得最多的问题。起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计划挑300多人赴苏学习,但却久无下文。陈云一边组织大家就地学习文化,开展军政训练,一边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见向共产国际报告和催问。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意思批示:“最好让他们在新疆学习。我们可以给予部分教员和资金方面的援助,盛世才督办也应给予他们部分帮助。”

10月23日,陈云同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汇报西路军入疆部队的学习情况。25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陈云、滕代远,表示同意将西路军人员分配到迪化各学校去学习新技术。

红军将士多系穷苦家庭出身,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入疆之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就有意识地给左支队安排了文化补习,当时师资力量很缺乏,陈云、滕代远亲自教文化课。苏联为“新兵营”送来许多医药和教学器材,还派来莱翁杰夫、马捷洛夫、马钦诺夫等优秀的空军、坦克、炮兵、通信等方面的军事专家。

实际操作课用的教练车是从盛世才督办公署借来的两辆苏式汽车。经过一个阶段的艰苦学习,大家在考试中都取

得了较好成绩。考试合格后,邓发又挑选了20多人到盛世才的汽车修配厂学修理。学完驾驶的学员很快被总支队选调了50多人去学习驾驶和掌握装甲车。

除了学汽车、坦克,约60名学员学炮兵技术,编为特科大队。1938年秋,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20来位同志,编入特科大队学炮兵。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他们回到延安不久即分赴抗日前线。

1937年11月上中旬,陈云回延安之前动员一部分人学医,经与盛世才协商,决定从“新兵营”中选调5人到新疆军医学院学习,六人到新疆(军办)兽医学院学习。在这两所学校学习的“新兵营”学员都名列前茅。

此外,“新兵营”还办了俄文班,派30余人到莫斯科学习情报工作。

借机生“蛋”

1937年11月29日,陈云奉中央指

示,与一同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康生等同机离开迪化,抵达延安。陈云回延安后,邓发接替他的工作,继续领导“新兵营”的工作。

邓发按照陈云的原定部署,继续抓紧“新兵营”各大队的专业学习,在“新兵营”里挑选出25名体格健壮、政治素质好、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干部去学习航空技术。

鉴于这将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批空军骨干,为照顾原红一、红二、红四三个方面军中都能有人参加,陈云向中共中央建议从原红一、红二方面军也挑选20余人前往新疆航空队学习。中央同意后,这批干部于1938年2月28日抵达迪化,与西路军总支队挑选出的25人先后进入新疆航空队,合编为飞行班和机械班。

1938年3月3日,航空队在迪化举办了开学典礼。负责教学工作的总顾问和飞行顾问分别是古米佐夫和谢米诺夫。由于邓发事先与苏联顾问谈过“新兵营”学员文化水平低,因此苏联顾问在讲授课程或实际操作中,都非常耐心,手把手地教学。

学员们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航空理论,经过四个多月的勤学苦练,理论考核全部在80分以上。三中队25人,陈王东

汉停飞外,24人都以优良成绩单飞完成了初教Y-2机所有的训练课目。中共第一批飞行员在新疆顺利飞上蓝天,使盛世才和他的军官们为之震惊。

机械班毕业考试时,学员考试成绩都在80分以上。盛世才在毕业典礼大会上给学员们颁发了毕业证书,并授予严振刚



西路军“新兵营”旧址。

刘波摄

长征

第4518期